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天问

小说明末

肆||力尽关山·百年世事

台湾 林佩芬◎著

天问

小说明末

力尽关山 (肆) 百年世事

台湾 林佩芬◎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65-78

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问 / 林佩芬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6

ISBN 7-5057-1470-8

I.天… II.林… III.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2409号

书名	天问 (1-4)
作者	台湾 林佩芬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6.875 印张 1376000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70-8 / K · 120
定价	94.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8-0316

目 录

第十九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第二十章	力尽关山未解围.....	(75)
第二十一章	欲回天地入扁舟.....	(145)
第二十二章	羽檄交驰日夕闻.....	(221)
第二十三章	孤臣无力可回天.....	(299)
第二十四章	百年世事不胜悲.....	(367)
尾 声	不堪回首月明中.....	(443)
后 记	述往事·思来者.....	(447)
附 录	明清之际简要大事记.....	(451)

第十九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时节进入了四月，春光虽然渐行渐去渐远，但随之悄悄而来的却是和暖的初夏，天色蓝得清澄如洗，不杂一丝微尘；大地上碧荫渐浓，芳草初长，取代了一春争艳的繁花，却别是另外一种美景。

承乾宫中也一样是“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情境；呈现着另一种喜悦和完美——田贵妃第四度分娩，所得的又是一个男婴；这当然是件“大喜”的事，承乾宫中的气氛好极了。

身为女主人的田贵妃抱着新生的小婴儿倚坐床头，三个较大的孩子则围坐在她身边，让宫中的女画师画下这幅母子和乐图。

图画中的她满脸是笑，全然地满足于她自己的母爱天性；而容貌酷似她的昭仁公主则在笑容中既展现着童稚的纯真也带着三分神气——又多一个人叫她姐姐了，她的心里饱含着成就感，整个人也就更显得乖巧、懂事。

这一天，她如往常一样，早上和弟弟们一起读书、写字，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她临摹了一幅画，直到将近黄昏时分才停歇，带着弟弟们到花园中荡秋千、玩耍。

田贵妃还在产月中，只坐起身倚枕而靠，她命宫女们打开了窗子，从窗口望出去，她依稀能看见孩子们的身影，也偶尔能听见孩子们的笑声、叫声，心中便洋溢着满足的感觉。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不一会儿，脸颊泛红，鼻尖上微沁汗珠的昭仁公主快步地跑了进来，一路跑到她的床前，带着

兴奋的语气喘吁吁地对她说：

“娘，咪咪不见了——嬷嬷说，它快要生小猫咪了，自己躲起来了；我叫兴儿他们快快去找，找着了，咱们就可以看它的猫娃娃了！”

一听她这么说，田贵妃登时一个下意识地惊呼：

“快别去找——”

她立刻吩咐昭仁公主：

“你马上去把兴儿他们叫回来，谁也别去找咪咪！”

昭仁公主不解，睁着一双大眼睛问：

“为什么？”

田贵妃道：

“母猫要生小猫的时候是不给人看的，等过些天，它自己弄妥当了，就会带着小猫们出现的——你快去，兴儿这群小太监们不懂事，四下乱找，万一让咪咪受了惊，它反而会把刚生下来的小猫给吃下肚去的！”

昭仁公主吓了一大跳道：

“什么？把小猫吃下肚……这，怎么会……”

田贵妃柔声地向她解说：

“猫咪的天性——它们是疑心别人会伤了、抢了它刚出生的骨肉，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又想不到别的主意，只好把孩子们藏回自己肚子里去——它们的心意并不是要杀死自己的孩子，而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

昭仁公主却几乎要哭出声来了，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小猫咪被吃下肚……那……那……毕竟……还是死了……”

说完话，她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登时放声大哭了起来。

田贵妃被她的这个举动弄得下意识地心中一紧，鼻中泛起酸来，一时间竟失了措，不知要怎么劝解才好，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想出一句话来：

“那也是不得已的呀……天下父母心，总想保护自己的孩子！”

哪里知道，昭仁公主的心中却是另外一种想法，她大哭着，用力地摇着头道：

“不要……不要……”

她哭得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做母亲的田贵妃却了解她的“不要”的意思，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伸出双手将她拉近自己，让她的头靠在自己怀里，双手轻拍她的背，哄着她道：

“好，好，好，你先别哭——”

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两名小太监笑嘻嘻地走了进来，一个怀中抱了只大白猫，一进门就喊：

“公主，咪咪找到了！”

昭仁公主倏地止了哭，转过脸直着双眼瞪着他怀里的大白猫看。那只叫咪咪的大白猫却显得分外虚弱，不但没有如往昔般地往她的怀中跃过来撒娇，甚至连叫都懒得叫一声，无精打采地半闭着眼睛，像是病了一般地动也不动。

“昭仁公主脱口便问：

“它生的小猫咪呢？”

两个小太监一起摇着头道：

“没看见呀——”

说着，其中的一个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歪了歪头道：

“嬷嬷说，许是被它自己吃掉了！”

一句话出口，田贵妃已经来不及阻止了，只得连忙伸手去搂昭仁公主，哪里知道这一伸手也来不及了，昭仁公主一张脸整个

地翻成了惨白，身体摇晃了几下之后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田贵妃一急，自己挣扎着坐直了身体，却不料这一动又惊起了身边的小婴儿，扯开嗓子哇啦哇啦地哭了起来，周遭登时乱成了一团。

当天夜里，昭仁公主便发起了高烧，全身火烫，呓语不断；太医来诊视了两回，开了药方，宫女们把汤药喂进了她的嘴里，又拿盐水反复地替她擦着身体，整整折腾了一夜却丝毫没能减退她的高烧，急得田贵妃几度垂泪，反复地喃喃自语：

“这可怎么是好呢？怎么生就这样的一颗心呢？”

她又是急切，又是束手无策，自己的心便更苦了。

一连十天过去，昭仁公主慢慢地康复了，她自己却病倒了，人瘦了一大圈，容颜憔悴了，原来的花容月貌便像一下子老了十年；而且，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新生的小皇子在这样慌乱的环境中也跟着病了。

整座承乾宫便连续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身为女主人的她也就更加地心力交瘁……而昭仁公主的病虽然痊愈了，整个人却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与明慧，珠串似的笑声与灿烂的笑容都不见了，精神上、反应上都明显地变得呆滞、迟缓，终日沉默寡言，人瘦了，一双眼睛显得更大，却分外地空洞、失神。

身为母亲，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己拼着虚弱、劳累的身体，费尽了精神去逗她开口讲话，却不见什么效果；她又不敢把这事告知崇祯皇帝来设法解决——崇祯皇帝为了国事，早已被忧烦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哪里还能增加这额外的负担呢——她只有独自搜尽枯肠地想着：

“她许是——要有个同年龄的伴儿，能陪她说些悄悄话，情形会好些！”

她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每当病后发闷、心情不畅的时候，母

亲便接了几个姨表堂姐妹们来陪她同住些时日，同年龄的小女孩们凑在一起，聊些个体己、贴心话，心情也就慢慢地好转、开朗起来了。

“生在寻常百姓家，就是有这些个好处的——”

却不幸，昭仁公主生在皇家，哪有自己童年时的这些快乐呢？她也想到过，派人去请长平公主到承乾宫来，可是，周皇后无法言语的病症尚未痊愈，原本常来向她学琴学画的长平公主为了陪伴周皇后，已有许久不到承乾宫来了，这会子，哪里能专程来陪昭仁公主呢？

没奈何，她只有向自己的母家求援了——她命了个小太监去传话：

“挑两个灵巧、懂事的小女孩来给公主作伴！”

而对于田弘遇来说，这却是桩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小太监随即就回来禀告田贵妃：

“侯爷说，明日就送进宫来——这事务请娘娘放心，如今到处闹流贼，要卖女儿的人家多，价钱低得不得了，他两个月前才买了一批，有八十几个女孩儿呢，原打算调教歌舞的，如今，既是娘娘要人给公主作伴，他便挑两个长得最好、最聪明，而且读书识字的送来便是！”

第二天一早，田府里果然派了总管嬷嬷带着两个被选中的小女孩进宫来了，而且人品出色到让田贵妃一看就点头称赞：

“爹爹真有眼光！”

两个小女孩虽只是青衣打扮，年纪不过八九岁，却都容貌娟秀，举止娴雅，上前向她跪拜的时候更是口齿清晰，进退合礼。

嬷嬷替她们向田贵妃说：

“老爷亲自挑的——她们的本家可也是书香门第，为了逃难被卖，却是到了咱们府里之后，上上下下，没一个人不喜欢她们

的!”

她的口气中带着几分夸耀,可是,听在田贵妃的耳中却涌起了另一种的感受;她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发出了一声叹息:

“普天之下,当真是民不聊生了,竟连书香门第都要卖女儿做歌妓了……”

可是,这话她却没敢说出口——身为母亲,她首先要顾及的还是自己的孩子——转头看看身边站着的昭仁公主,她脸上立刻换成了慈祥、温柔的笑容,伸手轻拍着昭仁公主的手背说:

“你看看,让这两个小姐妹来给你作伴,好不好?她们都读过书,能陪你写字画画,也能陪你说好多的话呢!”

昭仁公主并没有太热切的反应,却也没有拒绝她的好意,一双眼睛迟缓地张望了一下,随后就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可是,能得到她这样的回应,田贵妃已经很感欣慰了,登时笑容满面地拿出准备好的荷包来赏给两个小女孩,一面又笑吟吟地问:

“你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几岁啦?”

两个女孩中看来略微大一点的一个先答话,她生得一双凤眼,脸形略长,嘴唇小而薄,说话之前抿在一起的时候便带着几分坚毅,虽在稚龄,她却已具成形的特殊气质;而且,在入宫前显然已经接受过调教,应对起来便中规中矩——她向前微跨半步,然后跪地叩首,用着不疾不徐的速度说道:

“启禀娘娘,民女姓费,名叫贞娥,今年九岁!”

她声音清脆,咬字清晰,几句话说得田贵妃打心眼里喜欢,连声道:

“好,很好!好孩子,你起来吧!”

接着,另一个女孩也下跪回话了,她的脸形稍显圆,神态比费贞娥略显稚气,但是仪态、气质却毫不逊色,同样地款款上禀:

“启禀娘娘，民女姓魏，名叫凤仪，今年八岁！”

田贵妃一听却笑了：

“在宫里头，名字里带个‘凤’是不相宜的——你什么都好，就是名字换一个吧！”

说着，她灵机一动，向昭仁公主说：

“你平日最爱给小猫小狗取名字，这回，该给人取名字喽——你好好想想，这一两天，想出来以后来告诉娘，好不好？”

昭仁公主默默地点了两下头，随后却把头低了下去；田贵妃看在眼里，口里却只是吩咐着新月：

“贞娥她姐儿俩刚来，人生地不熟，你先带她们到公主的住处去，跟她们说说地方，说说规矩——只怕她们肚子饿了，你传两份点心、茶水给她们！”

一面又对昭仁公主说：

“你也跟她们一块去，好不好？她们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你——这样，新月也好分身忙别的！”

昭仁公主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点了点头；田贵妃便立刻吩咐道：

“把公主的点心也一起送去了！”

一等她四个人走了，她又吩咐嬷嬷：

“你也跟去，暗地里照料照料，也替我仔细看看，公主和她们投不投缘！”

可是，等到嬷嬷前脚跨出，她才发觉自己头疼得厉害，心头却阵阵地发虚，只好落枕躺了下来；却是还没合上眼皮，耳中又传来了小皇子的哭声，她头疼得越发严重了，偏偏心里放不下，还是命人把小皇子抱到她怀里来……这样折腾了几下子，到了夜里还难入睡，睡也睡不安稳，第二天便病倒了。

整座承乾宫中又是满屋的药香和低迷不展的气氛，比起因

为周皇后不能言语的坤宁宫来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幸好，几天之后，昭仁公主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善——她似乎和贞娥、凤仪两个小女孩相处得很好，话开始多了些，眼珠子转动的次数也明显地增加了；这一天，她终于主动地来到田贵妃的病床前，向她说道：

“娘，我给凤仪想了新的名字，叫做‘小铃铛’，您说好不好？”

田贵妃原本虚弱得精神很差，见了她这样的反应，心中欣慰，也就勉强打起了精神，微笑着向她说：

“好，很好——”

一边挣扎着从被中伸出手来，爱怜地摸摸她的脸颊，撑着口气说：

“只要她们能陪你开开心，什么都好！”

昭仁公主体会不到她的这层心，便接不上什么腔，不料，过了会儿，她却突然拉着田贵妃的手臂问道：

“娘，以后，你会不会为了保护我们，就把我和弟弟都吃下肚去呢？”

田贵妃登时哑然失笑：

“那怎么会呢？”

一语既出，她却登时体会到存在、纠结于昭仁公主心中的那个阴影了，于是，她强打起精神来，好言好语地向昭仁公主解释着：

“咪咪会把它的小孩吃掉，那是因为，它是猫——我们是人，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人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孩子，通常都会想出很多很多很好的法子来的，就算实在没有法子，到最坏的时候，也就是带着孩子逃走而已，不会把孩子吃掉的……”

昭仁公主听了又是一阵沉默、出神，田贵妃连忙拍着她的肩背抚慰着她说：

“你这小脑袋瓜子别再胡思乱想了，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你们都是娘的心肝宝贝呀，娘怎么舍得把你们吃进肚子里去呢？”

昭仁公主下意识地点点头，接着却又歪着头想了好一会儿，还是带着几许不放心的口气问：

“那么，父皇呢？”

田贵妃笑得更甜了，用一种极有耐心的口气对昭仁公主说：

“傻孩子，你父皇是一国之君啊，是大明朝最有能力的人——你还怕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吗？”

说着，她鼓起最后的一点力气对昭仁公主说：

“你找贞娥她们去玩吧，以后别再胡思乱想了……”

她自己实在支持不住了，说完话就闭起了眼睛，靠在枕头上调息；但是，精神尽管不济，躯体尽管虚弱，心思却是清明的，千头万绪一起纠结，令她无法进入梦乡，得到彻底的休息。

好不容易才略微有了点朦胧之意，却不料恶梦随之而来；在梦中，她果真成了一只猫，带着四只小猫咪在皇宫中悠哉悠哉地嬉游，惬意而自在；可是突然间，前方扑来了一只大老虎，身量有她的数十倍之大，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吓得四只小猫躲进了她的怀中，和她一起全身颤栗，冷汗直流。

她的心中尽是惊慌与恐惧，好不容易挣扎出一点声音来喊着：

“万岁爷救我——”

不料，连叫了几声也不见崇祯皇帝的踪影，眼看着大老虎已伸出前爪，徐徐地往她的头上抓了过来，那块黑影从她的头顶上空往下压，不但将她母子全数笼在黑影下，还令她惊怖得四肢解体……

她终于发出了一声凄厉、尖锐的呼号：

“啊——不——”

而这一声，连带地把守在她病床前的新月和画虹两名宫女也一起听得毛骨悚然，全身颤栗，按着她的肩头呼唤：

“娘娘，娘娘，你醒醒呀——”

两人即使已经随侍田贵妃多年，也从未见过她病成这等模样，不自觉地急出了两行眼泪，手里更是下意识地加了力，不停地摇着田贵妃的身体；可是，田贵妃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任凭她两人怎么摇晃、呼唤，她都只报以满口的呓语和汨汨而流的冷汗，双目紧闭，面色惨白如纸，气息却忽而微弱，忽而急喘。

在太医到来之前，两人急得几乎晕了过去。

2

“全都给朕拿下！重重地治罪——”

崇祯皇帝再一次发出一声尖吼，全身激动得虎虎生风，脸部肌肉扭曲，肢体却俨如狂风吹枯枝般地扑动，和他所发出的声音组合成一支荒谬怪诞的舞蹈。

“什么病都治不好，朕设着太医院做什么？把这干太医通通拿下治罪……”

重复了两遍之后，他的怒火被激得更旺，身体的舞动更激烈，声音更尖，叫吼的话也更严厉：

“通通给朕杀了——杀了这些脓包——”

面对着周皇后已延续了好一段日子的失语怪疾和田贵妃的虚弱症，他全部归咎于太医们的无能——就如同他面对天下的弊病的时候，从不思考反省病情和病因，寻绎出治病的方法而只一味处罚任职的官员一样，他痛骂、叫嚷着，把心中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处死太医”的语言上；似乎，杀光了太医，周皇后和田贵妃的疾病就能不药而愈了；也似乎，杀光了太医之后，泄尽了他心中的怒气，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幸好，整座乾清宫中执役的太监、宫女们对于他这样的异常的言语、举止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但没有人把他在这种“发病”时说的任何话当真，不会真的去传述这道“圣旨”；而且“见怪不怪”了，心中就没有半点惊异和恐惧了——大家都知道要如何来因应这种状况，甚至，已有不少人可以怀着“看戏”的心情，沉默而平静地观看着崇祯皇帝这种有如疯狂的举动，等待着这段